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五十九回 辟莊老文素臣深談性命 戒晏安水夫人獨凜冰淵

水夫人等查問其故，秋香道：「定是奚囊夫妻，又在那裡淘氣了。」水夫人問：「奚囊夫妻因甚淘氣？紫函去看，若是，夫妻二人，都叫進來。」秋香道：「奚囊不願成親，也要學學相公樣子，等他一個啥仔金姐；玉奴不服氣，兩日變面變嘴，與奚囊使性哩。」水夫人道：「這小奴才等甚金姐、銀姐，玉佳知道他的事情嗎？」素臣道：「孩兒不知道，他在海船上，曾有個強盜，把妹子許給他，已定過禮，沒有成婚，不知叫甚名字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定是這個緣故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那是景王的黨羽，那女兒相貌又丑，奚囊也並非情願，怎懇戀著他？」水夫人笑道：「上行下效，總是玉佳做的樣子不好！要知玉奴，怎肯似二姐、三姐一般安心等待，自然該有氣淘了。」璇姑不知就裡，私問鸞吹。鸞吹把空結花燭之事，大概說知。璇姑局■不安道：「多蒙相公如此垂恩，兩位姐姐如此尚義，只是愈令奴消受不起！」水夫人道：「我已定下次序的了，除媳婦之外，是你居長，以後可呼他二人為二妹、三妹；大小姐既與三人姊妹稱呼，竟稱他為大妹便了。」璇姑愈覺不安，卻不敢違逆，只得與鸞吹俱稱遵命。紫函已將奚囊夫妻叫來，雙雙的跪在地下。水夫人道：「你們結親才三兩日，怎便嚷鬧啼哭，成何規矩？」奚囊道：「小的不敢嚷鬧，是他不聽說話，教訓他幾句，是有的。他就放出野性，嚷鬧起來，驚動裡邊，這是小的該死！」水夫人道：「你說甚話，他不聽你？」奚囊又不肯說，呆著臉，汪汪的流出淚來。水夫人又問玉奴：「他說甚話，嗔你不聽他？你是個女人，怎放出這般聲氣？」玉奴哭道：「玉奴原是好人兒女，落在強盜手裡，年紀小，沒奈何；太太和爺作主，配給他，就是夫妻了。他安心不要玉奴，扯著謊騙人，開口閉口，說玉奴是強盜婆、二婚貨。玉奴也是爺娘皮肉養下來的，怎受他恁般凌賤？苦不過，哭幾聲是有的。只求太太作主！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水夫人怒喝道：「奚囊，你這小奴才，好不知世事！我與二相公作主配給你的人，你怎敢如此作賤他？媚姑尚許從良，從來說是入門為正，怎只顧牽他頭皮，說那以前的事？紫函，取板子來，叫錦囊打這小奴才！」奚囊連連磕頭道：「太太息怒，小的情願領打！小的也不敢是這樣罵他，也是氣頭上，因話搭話，說出來的幾個字，他就拿住筋節，整日合小的淘氣。小的阿媽已經打罵過小的，他總不息氣。小的也知道是太太作主，小的怎敢凌賤！小的有個苦情，小的也不敢說，小的情願領打，只求太太開恩！」水夫人道：「你有甚苦情，快實說來？」

奚囊呆了臉，連連磕頭，又不肯說。水夫人道：「我已知道了。秋香說的，你戀著金姐，不願與玉奴成婚；想來也不過是強盜女兒，又是景王的黨羽，怎生去娶他？二相公看見他的相貌又丑。你畢竟戀著何人，快快實說？免得吃苦！」奚囊著急道：「秋香姐動不動就是一場果子，小的說甚金姐、銀姐！那陳海龍的妹子是個賤人，小的怎願與他結婚？都是秋香姐葬送小的了！」秋香道：「我曉得啥子陳海龍、B03D海龍？你不是對文伯伯說的，一個金姐，生得標緻，武藝又好，比玉奴差不多兒，又待你怎樣好法，怎樣罰誓，生生世世做長久夫妻？如今叫文伯伯來對看，是我葬送你的？你葬送你的？」奚囊被秋香頂得對針，重複磕頭，含著淚道：「小的實說罷，只求太太開恩！小的沉在湖中，蒙尹官人救起，把小的看待得好，小的感激他。他娘子待小的，就像男女一般，小的也感激他。他一個心愛的丫鬟，名叫阿錦，把小的就像嫡親兄妹一般，替小的縫補鞋襪，漿洗衣裳，留茶頓飯，異樣的疼著小的，小的也感激他。官人、娘子都要把阿錦配與小的，小的彼時日還想念主人，不知生死，不願成婚，苦苦的辭掉了。背地裡，阿錦怨小的薄情。小的告訴他說：『小的的是文氏世僕，現有父母在家，主人待小的好，知小的深，平昔私心願與主人同生同死。主人與小的同落下湖，若有不幸，便須回家報知太太、父母，痛哭一場，自尋死路，省得誤你終身。若是主人還在，小的再來，求官人、娘子，與你做長久夫妻。』阿錦那時回嗔作喜，說道：『你若真有此心，我情願死守著你，一生誓不嫁人！』小的與他賭過誓來，小的該死，這是實情，只求太太作主！」說罷，嗚嗚的哭將起來。

水夫人道：「你當真有這話麼？多分是你捏造出來？」素臣含著淚道：「母親，這話果是真的，尹雄夫妻曾說過來。真個要把阿錦配他，他因想念孩兒，抵死不願，日夕悲哭；尹雄夫妻因此愈加愛他。只不知背地裡與阿錦立誓之事。」水夫人慨然歎息道：「這卻虧他，煞也難得！休說奴隸之輩，得勢則聚若蠅蚊，失勢則散若鳥獸，甚至賣主求榮者頗多！即衣冠名教中，講說道學、誇談經濟者，少什麼看風使舵，臨危下石之人？古人云：『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；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』誠看破世情之言也！奚囊小人，乃能為君子之行，不以生死易心，可憐可敬！就是阿錦，亦非尋常女流可比，雖不合結私恩於前，而卻能釋私怨於後，守株待兔，誓不嫁人，此意殊屬可感！但此時事在兩難：若欲玉奴另配，則前日已結花燭；若欲留待阿錦，則吵鬧何時可止？卻是一件難處之事！」玉奴侃侃然說道：「太太免費清心，玉奴有話上稟：奚囊這些說話，玉奴只認是假造出來的，故此不服；如今據爺說來，竟是真的了。玉奴幼年無知被辱，至今懊恨，豈肯再為無恥之事？情願安心待他錦姐，錦姐一世不來，玉奴情願空守一世，再不吵鬧。只是奚囊以後，也不許再牽玉奴的頭皮，叫玉奴沒臉見人！」水夫人大喜。奚囊連向玉奴磕頭道：「你若肯待阿錦，我就感激你極了，還肯揭你的頭皮麼？」這幾個頭，磕得合房人俱好笑起來，連門外文虛夫婦，怕奚囊吃打，閃在丫鬟，小廝背後偷看，也笑得眼睛沒縫。秋香悄悄把手在鼻上擗著道：「怕老婆的都元帥，可不羞嗎？」紫函怕水夫人看見，忙把秋香拉在背後去了。水夫人令每席上各撤兩碗兩碟，又是兩壺酒，賞他二人。吩咐道：「你們夫婦，從今日和好起便了。」奚囊、玉奴齊磕了頭，領著酒菜，自去請同文虛夫婦合家歡飲不題。

二人去後，田氏、鸞吹等俱嘖嘖稱贊奚囊道：「這小廝氣概雖本不同，卻不知他有這等忠心，恁般義氣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因奚囊好，便連玉奴也好，看他一時感發，便滿面溫和，從前那一種憤懣鬱勃之氣，都消化盡淨。所以說：『誠能動物』；又曰：『刑於寡妻』；不是奚囊這一片誠心，那得感化如此之速？此齊家之道，所貴反求諸身也！」素臣起身，拱立受教道：「母親訓示，真是格言！」田氏等也俱肅然敬聽。席散後，安頓璇姑宿處，水夫人命再設一榻，與素臣對面。璇姑道：「二妹、三妹宿在何處，奴去那裡宿罷。」水夫人道：「木四姐可去與二姐同宿，我還要問你些話。你豈尋常女人，何嫌何疑？竟宿在這邊便了。」璇姑不敢再辭。鸞吹別去，各人收拾安寢。水夫人上床，又與璇姑問答，至紅豆性情、學術，璇姑道：「那真是神童，性情和厚，學術醇正，更一心為國，翊護東宮，消弭弊端，如李鄴侯之於唐代宗，真國家之福也！知道奴係相公之妾，便百般親熱，說當今之世，擎天玉柱，惟相公一人耳！」水夫人額手稱慶，素臣尤局■不敢當。直講至四更將盡方睡。

次日，素臣去見任公，說起璇姑之事。任公大喜道：「原來就是劉家大小姐，太監只說是一位水夫人的親戚，東宮爺吩咐交給豐城縣轉送，卻不知自家眷屬，可喜，可喜！那一個黑面女子，又是何人？」素臣說是罪臣之女，把難兒本末，述了一遍。任公太息道：「如今籍沒入宮的，都是功臣，那裡是罪臣之女！」素臣道：「岳丈還是大概就時勢而言？還是實有所據？」任公道：「我所言在有據無據之間；前日，有鄉親來縣，說徵苗的副將林士豪，以功獲罪，奉旨籍沒。這林士豪，是我同鄉好友，知之最真；因這樣人都籍沒了，所以罪臣都是功臣。」素臣大驚道：「林君削職，已是奇冤，怎至籍沒起來？」任公道：「因逆苗旋反，殺傷了官兵，冒監又把這罪名，卸在林士豪身上，冒監止革去蟒玉恩蔭，仍管鎮撫司事。你說，如此賞罰，將來何人還肯用命？」素臣歎息不已。回來正值東方僑差人來請，忙忙的又出城去。到了門上，就是兩乘轎子進門伺候。東方僑出迎，便問：「曾否用飯？」素臣答：「已用過。」東方僑道：「如此，就請上轎。」素臣問：「欲何往？」東方僑道：「小莊雖已收拾，未知適用與否？同先生去一觀，該更改的，便好更改。」素臣不安道：「只借半畝之宮，容膝足矣，怎累老先生如此費心？」二人同上轎，抬到莊上來。這莊子一面臨水，三面環山，層崖峭壁中，忽開幾里平地，結成這個莊子，並沒一個莊鄰，四散住著數十家，俱是東方莊僕。山上有物可採，河中有鮮可釣，荇藻交加，野花互映，只一條仄徑，通出山外，若以泥丸封固，竟是別一世界，東方僑世宦世富，故有此福地。四圍山根，一帶河租，俱是東方家完納，這幾里內所有平地，又都是他的產業，所以此中竟沒有一外人走得入來。莊內廊屋參差，欄杆曲折，洞房窈窕，堂戶張皇。後面疊些怪石，借著山勢，就成一座園林。復引著莊前的溪河，繞將入來，成一巨沼。

沼內菱植菱，廣蓄游鱗，中間水榭數間，四面漁舟幾隻。山是真山，水是真水，有四時不斷名花，八節常歌好鳥。蒼松翠柏，勢若虯龍；菟絲女蘿，糾同蝌蚪；苔蘚成茵，葡萄滿架。仙鶴、錦雞、鴛鴦、翡翠、青猿、白鹿、玄兔、紅鸚，復不惜重價購買，許多珍禽奇獸，充其中。危崖懸瀑布千尋，幽洞露天光一線。瓊樓玉宇，高處生寒；茅舍草亭，平原涉趣。真如金谷園中，珊瑚滿地；不少玉津籬畔，雞犬數聲。素臣是不求安飽的人，見此名園，也就心曠神怡，歎賞不置。

東方僑引著園內走了一遍，復行到外邊來，一一指點與素臣知道：「這五間安樂窩，帶著幾間廂房，可奉太夫人為寢息之所；這幾間博古軒，通著課鴻亭，可為令兄先生讀書課子之地；這一座日觀樓，帶著四面的樓，片羽樓、璇璣樓、素心樓、瀟湘閣、切湘靈。天繪閣，可為先生暫隱，其餘軒閣亭榭廊館，俱可隨意居息。但愧主非賢主，不足以速嘉賓！」素臣道：「晚生寒士，只數椽茅屋，便可棲身，何敢僭此非分之福？既承盛意，只這五間安樂窩，帶著那些廂房就夠了，別處斷不敢當！」東方僑大笑道：「弟與小兒，仰慕先生名世之略久矣。枳棘非鸞鳳所棲，不過聊表此忱耳！先生異日，列鼎鳴鐘，分茅胙土，建汾陽之第，賜平泉之莊，方足安鸞鳳之儀，息龜龍之駕，區區片席，何足讓哉？」素臣局道：「晚生樗櫟庸材，何敢當華袞之賜？此係老先生致政歸田、逍遙物外之所，豈可因晚生之故，而反致無養閒之地？老先生固非營此菟裘，晚生亦豈虛為退讓？但按之於理、於情、於分，均有所不可耳！」東方僑道：「此莊原係祖遺，並非弟之手構。弟居半城半郭，雖非近市，朝夕得所求焉。竊附晏嬰之志，原不常到此莊；即到此莊，亦止靜坐黃石軒中，做些工夫，春花秋月，實實辜負他的。小兒在家，也只在那邊書室中讀書，如今又未得即歸，總屬空閒，先生何必過拒？弟留西邊那一帶，為弟及小兒回南下莊棲止之所，與這邊絕不相通，只合著三間莊門，極是穩便，先生若再過卻，便以弟為不可交之人了！」因即叫人擺飯在愈齋，著小童引導，從莊門內，西半邊一個小角門開進去，第二進小小三間的陸舟，懸著一個匾額，是愈齋齋三字。素臣見滿架圖書，暗忖：是東方旭讀書之所，取唐皋魚不中愈齋之意的了。回頭看門上一副對聯，是「緘口不發一論，鍵戶不交一人」。柱子上聯，是：「讀完天下奇書，聽透古人好話」。東方僑道「此皆小兒狂言，先生當有以教之！」素臣道：「不發一論，懼白圭之玷也；不交一人，嚴比匪之防也。六經為天下奇書，讀而不完，有遺理矣；《鄭衛》亦古人好話，聽而不透，無真悟矣。即此數語，其人之學問心術，醇正精深可知，安得為狂乎？」東方僑大喜道：「此雖先生獎誘後學之意，然把他一片好奇嫉俗之念，指出病原，下以對症之藥，使之消化淨盡，真洪爐點鐵，化頑神手，不勝佩服。」素臣用過飯，東方僑又領到黃石軒來。素臣見壁上黏著一聯，是「主靜立人極，無欲見天心。」一個小小的匾額，題著「黃石」二字，暗忖：是取谷城山下之意，此老原來是一個好道的。因看著架上牙籤，都是些《黃庭》、《道德》、《南華》、《參同》之類，因微諷道：「老先生內養功深，想已丹成九轉矣？」東方僑道：「弟最惱的，是育嬰煉氣，使符設，這許多邪魔外道。所愛者，只有《老》、《莊》、《關》、《列》這幾部書，與聖人主靜無欲之理相合，以此收攝身心，屏絕嗜慾，可以寡過，可以養生，性命雙修，逍遙自得，此中微妙，實有難言。但工夫未到，不能探其元珠，為可憂耳！」素臣道：「老先生之好道，與世之好道，固迥異矣。然以《老》、《莊》、《關》、《列》之書，有合於聖人主靜無欲之理，則未免比於美玉，視魚目為明珠。所云性命雙修，竊恐性其所性，而非聖人之所謂性，命其所命，而非聖人之所謂命矣！晚生少年末學，何敢與老成先達，另有異同？然平生有謹守者，此崇正辟邪之心，雖鼎鑊在前，斧鉞在後，亦所不避！況老先生從善如流，虛懷若谷，且待晚生如骨肉，而敢不直陳其愚，則晚生之罪滋大！不揣冒昧，可得而詳辯之乎？」

東方僑大驚失色道：「老莊之學，與聖人是一而二，二而一的，迥非瞿曇幻說可比，怎先生竟以為邪教起來？且請問：老莊之性命，如何不同？」素臣道：「聖人之性，是仁義禮智之性，擴而充之，以保四海，此聖人盡性之事也；老莊則以仁義禮智為賊性之物，而以清淨為盡性矣。聖人之命，是理宰乎氣之命，夭壽不貳，終身以俟，此聖人至命之事也；老莊則以格致誠正為害命之事，而以昏默為至命矣。故聖人之主靜，以敬戒慎恐懼，其靜也常惺；老莊之主靜，以忘去知離形，其靜也常槁。聖人之無欲，一私不擾，而萬善咸歸；老莊之無欲，一念不起，而四端俱滅。聖人之主靜，惟常惺，故喜怒哀樂，發為禮東兵刑，位天地，育萬物，故能立人極。老莊則槁矣，方且遺世獨立而何與於人？聖人之無欲，惟萬善咸歸，故仁義禮智，即通於元亨利貞，先弗違，後奉若，故能見天心；老莊則四端俱滅矣，方且坐井觀天，天安可得而見？與釋氏之以理為障，乃一而二、二而一者。其於聖人之學，南北背馳，水火互異，更不止之於美玉，魚目之於明珠也！」東方僑目定口呆，罔知所答。素臣道：「子朱子雲：『老、佛之徒出，則彌近理，而大亂真矣。』惟彌近理，故學者惑之；惟大亂真，故儒者懼之；此非倉卒論辨，可以辟之而廓如。老先生如不棄葑菲，將來獻芹有日，當以芻蕘之見，詳悉陳之。」東方僑道：「弟此時實無可措辭，當以先生之言，深思十日，再求大教。」

素臣謝別而歸，把莊上園亭佈置，從進山起，直說到花園之內，這些名勝，一一述完。田氏等俱神飛色動，如饞口人聽說極美的美味，貪杯人聽說極美的美酒，雖未見面，而津津，滿口流涎。水夫人愀然道：「恁般所在，人皆以為樂土，我則視若愁城；若有別處可居，斷不宜往。只是現無托足之所，且又應承了他，遷期已定，不可變更，如何是好？」田氏等知水夫人之言，必有所見，正在推想其意。紫函、冰弦等一班丫鬟，不勝錯愕。秋香忽插口道：「太太言之差矣！秋香只不信二相公的話，若果是真，不要說常住在那裡，就是遊玩一兩日，也不枉為人一世！怎太太倒說是啥愁城，不肯搬去起來？」秋香這幾句話，把田氏等俱吃一驚。素臣以目斥之，悚然起立道：「母親之言，是陶侃運甓之意，恐孩兒不肖，處此樂境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壯心日灰，惰氣日勝，故有此憂；但孩兒自視，尚不至為富貴所淫，望母親勿以為慮！」水夫人忽聽秋香之言，正覺好笑，及聞素臣所說，不覺勃然道：「玉佳無禮，怎在我跟前這樣放肆！」素臣嚇得面如土色，慌忙跪下。

田氏見水夫人發怒，素臣跪下，嚇得慌張失措，跪在地下代求。璇姑、素娥、湘靈一齊落跪。水夫人道：「不乾汝等之事，且都起來。」田氏等那裡敢起，都道：「未聞夫跪於前，而妻妾敢立於後者。」水夫人並令素臣起立，素臣不敢，被水夫人喝了起來，田氏等方齊起立。水夫人道：「聖狂之分，只在敬肆二字。富貴不淫，是何等本領，故孟子以為大丈夫。你竟公然以大丈夫自居，侈肆極矣，尚安望有進步乎？孔子大聖，而雲不為酒困，何有於我？爾乃云尚不至為富貴所淫，一敬一肆，相去天淵，一聖一狂，亦判若黑白矣！凡事未然者，皆是虛境，必閱歷過，乃為實得；還金卻色之事，有志者皆以為可能，然必實處其地，實為其事，方可曰能，然亦只可云僅僅免得，幸而不辱，不可囂然自負為能也！試問爾富貴乎？曾富貴而不淫乎？何所見而肆言若此？汪信民雲：『咬得菜根，諸事可做！』諸葛武侯雲：『淡泊以明志，寧靜以致遠。』故貧賤憂感，玉汝於成。人不從憂患困苦中來，其精神多散，志氣多頹，筋骨多弛放靡弱，無以任重而道遠。你所說的，莊子無處非賞心之物，隨時有行樂之地，此真伐性之斧斤，而閔道之牆壁也！古人視晏安如鳩毒；孟子謂：『生於憂患，而死于安樂。』雖凜如冰淵，尚恐有懷安敗名之慮，況以肆心處之，其禍立見矣！非特愁城，正不啻苦陷阱耳！」素臣復重跪下，汗流浹背，涕淚交頤，頓首認罪道：「孩兒知罪！孩兒良心已昧，全虧母親一番正論，提醒轉來！孩兒見獵心喜，遇此武陵、綢川，竟有淵明、摩詰之意，此時心中已視如嚼蠟，且為畏途矣！將來到那邊，嚴立課程，檢點此心，斷不敢廢時失業，以受鳩毒之禍也！」水夫人道：「這便還可，但『言之非難，行之維艱；』非時時省察，刻刻防閑不可也！」說畢，復向田氏等道：「汝等宜交勸之！」

璇姑等初時亦疑水夫人為過當，及聽說許多道理，便覺爽然自失，聽到後來，愈覺有味；回想自己初時欣喜得意念頭，真婦女童稚之見，不覺愧悔交集。田氏是常聞教訓，嘗熟江瑤柱的人，細細咀嚼，更覺津津有味，其味無窮！因一齊斂衽道：「謹依慈命！」秋香說這番唐突水夫人的話，不加斥責，紫函、冰弦是見慣的，還不以為怪；晴霞、生素見過一兩遍，雖足怪異，亦不為甚；獨有璇姑帶來一個宮人，名叫小躉，滿心怪異，竟形之眉目，不覺滿面都有怪異之狀。水夫人心知其故，且此番秋香說話，更比從前放肆，亦不便置之不議。因向璇姑等說道：「秋香這丫頭，屢屢沒規矩，我俱寬恕他，不加撲責者，其中有個緣故，聽我道來。」正是：

敬愛真能及犬馬，死生曾不改心腸。

總評：

奚囊訴出苦情，更得素臣實之以所聞，令人忠義之心油然而生。此出色寫奚囊，與前回撞進代打、亂搗亂滾印證合一，以後亦俱以上等筆墨寫之，此所以視尹雄友朋，皆有夷然不屑之意也。作者於素臣妻妾、朋友、親知、僕婢俱如意抬寫，而妾如璇姑、友如長卿、僕如奚囊尤極力抬寫，以作第一層襯托者。

水夫人慨然歎息一段，透辟深摯，其感發賢智、愧勵不肖者，至切至顯，斷阿錦功罪，銖兩悉稱，以此著為典論，吾無間然。奚囊連向玉奴磕頭，但覺其嫵媚可愛耳。秋香乃笑其怕婆，可謂不解事、沒心肝。婆子因奚囊拜王奴，即以誠能動物，刑於寡妻，提撕素臣、水夫人，真是不肯放過一事。

難而突如其來，即點土豪籍沒之事，心靈手解，亦心手俱調。

寫浴日山莊便直辟出一處桃源，令人眼赤心熱，恨不插翅飛入，乃即水夫人一番議論，作千百斛冷水。兜頭連一連二澆之，頓覺冷氣入骨，此為造化在手。左氏時有這種作用，子長、孟堅即未道及隻字。

剖別性命主靜無欲一段，如秦鏡高懸，百怪走避，雖使老莊復生，何從置之？不知數千百年來，何以如出一口，謂道德經與吾道相合而有助也？作者本領固在真西山先生之上。

水夫人云：「凡事未然者，皆是虛境；閱歷過，乃為實得。」此孔子、曾思相傳，實學與釋氏判隔雲壤者。論語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；大學致知，必本於格物誠意，必要諸修齊；中庸學問思辨，必歸於篤行。釋氏則一悟便了，素臣之辟邪，得力於母訓者多矣。